蜀山劍俠傳/0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回　舞長劍 師徒逞身手　上峨眉 煙雨鎖空濛

下一回▶

話說李、周父女三人辭別村衆，往山中行去。他三人除了英瓊想早到山中好早些學劍外，俱都是無掛無牽的人，一路上游山玩景，慢慢走去，走到日色平西，方纔走到峨眉山下。祇見那裏客店林立，朝山的人也很多，看去非常熱鬧。三人尋了一家客店，預備明早買些應用物品，再行上山，以備久住。一夜無話。

到了第二天，三人商量停妥：李寧擔任買的是家常日用物件，如油、鹽、醬、醋、米、麪、酒、肉等；周淳擔任買的是書籍、筆墨及鍋灶、水桶等廚下用品，末後又去買了幾丈長的一根大麻繩。英瓊便問：「這有甚麼用？」周淳道：「停會自知，用處多呢。」三人行李雖然有限，連添置的東西也自不少。一會雇好腳夫，一同挑上山去。路上香汛中的香客見了他們，都覺着奇怪。他三人也不管他，徑自向山上走去。起初雖走過幾處逼仄小徑，倒也不甚難走。後來越走山徑越險，景致越奇，白雲一片片祇從頭上飛來飛去，有時對面不能見人。英瓊直喊有趣。周淳道：「上山時不見下雨光景，如今雲彩這樣多，山下必定在下雨。我們在雲霧中行走，須要留神，不然一個失足，便要粉身碎骨了。」再走半里多路，已到捨身巖。回頭向山下一望，祇見一片溟濛，哪裏看得見人家？連山畔的廟宇，都隱在煙霧中間。頭上一輪紅日，照在雲霧上面，反射出霞光異彩，煞是好看。英瓊正看得出神，祇見腳夫道：「客官，現在已到了捨身巖，再過去就是鬼見愁，已是無路可通，我們是不能前進了。今天這個雲色，半山中一定大雨，今天不能下

山，明天又耽誤我們一天生意，客官方便一點罷。」周淳道：「我們原本祇雇你到此地，你且稍待一會，等我扒上山頂，將行李用繩縋上山去，我再添些酒錢與你如何？」說罷，便蹤身一躍，上了身旁一株參天古柏，再由柏樹梢上，扒上了山頭。取出帶來的麻繩，將行李什物一一縋了上去。又將麻繩放下，把英瓊也縋了上去。剛剛縋到中間，英瓊用目一看，祇見此處真是險峻，孤峯筆削，下臨萬丈深潭，她雖然膽大，也自目眩心搖。英瓊上去後，李寧又取出一兩銀子與腳夫做酒錢，也照樣地蹤了上去。三人這纔商量運取行李。周淳道：「我此地來了多次，非常熟習，我先將你父女領到洞中，由我來取物件罷。」李寧因爲路生，也不客氣。各人先取了些靈便的物件，又過了幾個峭壁，約有三里多路，纔到了山洞門首。祇見洞門壁上有四個大字，是「漱石棲雲」。三人進洞一看，祇見這洞中共有石室四間：三間作爲臥室，一間光線好的作爲大家讀書養靜之所。又由周淳將應用東西一一取了來，一共取了三次，纔行取完。收拾停妥，已是夕陽啣山。大家胡亂喫了些乾糧乾脯，將洞口用石頭封閉，徑自睡去。

第二天清晨起來，李寧便與英瓊訂下課程，先教她練氣凝神，以及種種內功。英瓊本來天資聰敏異常，不消多少日月，已將各種柔軟的功夫一齊練會。祇因她生來性急，每天麻煩李、周二人教她劍法。周淳見她進境神速，也認爲可以傳授。惟獨李寧執意不肯，祇說未到時候。一日，周淳幫英瓊說情。李寧道：「賢弟祇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難道不知她現在已可先行學習麼？你須知道，越是天分高的人，根基越要紮得厚。瓊兒的天資，我絕夠不上當她的老師，所以我現在專心一意，與她將根基紮穩固。一旦機緣來到，遇見明師，便可成爲大器。現在如果草率從事，就把我平生所學一齊傳授與她，也不能獨步一時。再加上她的性情激烈，又不肯輕易服人，天下強似我輩的英雄甚多，一旦遇見敵手，豈不喫虧？我的意思，是要她不學則已，一學就要精深，雖不能如古來劍仙的超神入化，也要做到塵世無敵的地步纔好。我起初不願教她，也自爲她聰明性急，我的本事有限的緣故。」周淳聽了此言，也就不便深勸。惟獨英瓊性急如火，如何耐得？偏偏這山洞風景雖好，祇是有一樣美中不足，就是離水源甚遠。幸喜離這洞有一里多路，半山岸上有一道瀑布，下邊有一小溪，水清見底，泉甘而潔。每隔二日，便由李、周二人，輪流前去取水。李、周二人因怕懶散了筋骨，每日起來，必在洞前空地上練習各種劍法拳術。英瓊因他二人不肯教她，她便用心在旁靜看，等他二人不在跟前，便私自練習。這峨眉山上猿猴最多，英瓊有一天看見猴子在山崖上奔走，矯健如飛，不由的打動了她練習輕身的念頭。她每日清早起來，將帶來的兩個繩子，每一頭拴在一棵樹上，她自己就在上頭練習行走。又逼周、李二人教她種種輕身之術。她本有天生神力，再加這兩個名手指導，不但練得身輕如燕，並且力大異常。

周淳每隔一月，必要去看趙燕兒一次，順便教他的武藝。那一日正要下山去看望於他，正走到捨身巖畔，忽見燕兒跑來，手中持有一封書信。周淳打開一看，原來是教讀馬湘寫來的。說是「三日前來了一個和尚，形狀兇惡異常，身上背了一個鐵木魚，重約三四百斤，到村中化緣。說他是五臺山的僧人，名喚妙通，遊行天下，祇爲尋訪一個姓周的朋友。村中的人，因爲他雖然長得兇惡，倒是隨緣討化，並無軌外行爲，倒也由他。他因爲村中無有姓周的，昨天本自要走，忽然有一個口快的村人說起周先生，他便問先生的名號同相貌。他聽完說：『一定是他，想不到雲中飛鶴周老三，居然我今生還有同他見面之日！』說時臉上十分難看。他正問先生現在哪裏，我同燕兒剛剛走出，那快嘴的人就說，要問先生的下落，須問我。那僧人便來盤問於我。我看他來意不善，我便對他說，周先生成都去就館去了，並未告訴他住在峨眉。他今天已自不在村中，想必往成都尋你去了。我見此和尚來意一定不善，所以通函與你，早作準備。」

周淳見了此信大驚，便對燕兒道：「你隨我上山再談吧。」說時，匆匆攜了燕兒，蹤上危崖，來到洞中。燕兒拜見李寧父女之後，便對周淳說道：「我因爲馬老師說那和尚存心不好，我那天晚上，便在和尚住的客棧中去偵察他到底是甚麼樣人。我到三更時分，扒在他那房頂上，用珍珠倒捲簾的架勢，往房中一看，祇見這和尚在那裏打坐。坐了片刻，他起身從鐵木魚內取出臘乾了的兩個人手指頭，看了又看，一會兒又伸出他的右手來比了又比。原來他右手上已是祇剩了三個指頭，無名指同三指想是被兵刃削去。這時候又見他取出一個小包來，由裏面取出一個泥塑的人，那相貌塑得與老師一般模樣，也是白衣佩劍，祇是背上好像有兩個翅膀的東西。祇見那和尚見了老師的像，把牙咬得怪響，好似恨極的樣子，又指着那泥像不住地咒罵。我不由心中大怒，正待進房去質問他與老師有甚麼冤仇，這樣背後罵人？他要不說理，我就打他箇半死。誰想我正想下房時，好像有人把我背上一捏，我便做聲不得，忽然覺得身子起在半空。一會到了平地，一看已在三官廟左近，把我嚇了一大跳。我本是瞞着我母親出來，我怕她老人家醒了尋我，預備先回去看一看再說。我便回家一看，我母親倒沒有醒，祇見桌子上有一張紙條，字寫得非常好。紙上道：『燕兒好大膽，背母去涉險。明早急速上峨眉，與師送信莫遲緩。』我見了此條，仔細一想：『我有老母在堂，是不應該涉險。照這留字人的口氣中，那個和尚一定本領高強，我絕不是對手。我在那房上忽然被人提到半空，想必也是此人所爲。』我想了一夜，次日便告知母親。母親叫我急速與老師送信。這幾天正考月課，我還怕馬老師不准我來。誰想我到學房，尚未張口，馬老師就把我叫在無人處，命我與老師送信，並且還給了我三錢銀子做盤費。我便急速動身。剛走出十幾里，就見前面有兩個人正在吵架。我定睛一看，一個正是那和尚，一個是一位道人，不由把我嚇了一大跳。且喜相隔路遠，他們不曾注意到我，我於是捨了大路，由山坡翻過去，抄山路趕了來。

不知老師可知道這個和尚的來歷麼？」要知周淳怎樣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